

沙河縣志

T 3134/3232.83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39

沙河縣志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邑令古吳杜灝拙初氏手輯

子玉林
姪文瀛 叅校

人物志上

沙壤素稱固陋顧自建邑以來人物之挺生其卓然傑出者
未嘗不後先輝映落落相望于其間延及近世抑若不無稍
替然士之樹立在已苟自矜奮安在今之必讓于古也爰即
舊志及其蕪區其類釐其次並續增其所未及志人物

宦望

宋

張思鈞祖中正五代時漢澤州刺史思鈞善擊劍挽強初應募

為卒晉開運間屢從征討立戰功宋初授龍虎衛指揮時李
 繼勳下遼州思鈞出戰擒其將莫山鮑叔掠人騎二百餘乾
 德中以勞秩遷都虞侯從戰於石嶺關齊延琛苗杲陷軍中
 思鈞鼓勁騎突入救還自是大將出必辟思鈞為先鋒領兵
 援磁密身中數百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邊人來攻思鈞
 逆戰斬首不可勝計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邊人復
 寇河間思鈞翼從劉廷讓禦之時天大寒援兵不至因敗績
 為賊所虜後數年自契丹逃歸補澄州刺史兼知齊州踰月
 徙濮鄆濱棣州巡檢既改郵延巡檢會寇逼保安思鈞與曹
 琛往援寇乃遁真宗嗣位徙益州公轄綿漢九州都巡檢王

鈞之亂思鈞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若

後罹罪削籍流封州尋復起用車駕幸澶淵召詣行在議兵
 事賜服御有加累遷至左千牛衛將軍卒時年八十有九子

承恩為三班奉職思鈞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樓羅人因

目為小樓羅焉參宋史本傳節錄。按思鈞官爵事蹟皆顯著於宋時舊志列之于晉殊未協今特更正

三儀字公淑少靜慎好學登第後補梓州通泉尉歷真定府司

理叅軍開封府尉權洛州防禦推官以薦兼黃州城茶場兼

知縣事賦滿常數外羨四十萬斤改大理寺丞知絳州曲沃

縣移監雲安監又知將陵縣改國子博士後累遷資州刺史

值賊凶遷徙之民絡繹於道御府賜金諸郡易穀以賑公竭

誠畢力惟懼不得如意復募其丁壯修城郭藉以生者不勝計州獄先繫十餘囚坐劫取民財穀法當死儀曰此等本良民遇荒賦迫于凍餒無大蠹也遽命條其狀驛聞制報皆得減死召歸用祀明堂恩轉宮苑使兼知磁州卒孫宏幼聰明讀書過目成誦遇事敢為綽有祖風舉進士值靖康亂遂隱居不仕

陳薦字彥升慶歷中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遂殺其母縣欲歸獄于田主薦不可已而果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強簡澹琦獨知之最深嘗稱其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荐為秘閣校理

梁遷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沙苑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河決水官議尅期以築長堤大役丁夫薦以民力方困且河未能為大害請紓之以戕月築出知蔡州後召為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乾隆二十一年邑令

杜灝申請崇祀鄉賢 參宋史本傳節錄

元

張文謙字仲謙幼與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荐文謙可用召見命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謀勳

臣食邑監領者多徵求民不堪命文謙與秉忠言語世祖乃
 另選人往治之洗蠹革貪流亡皆復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會大理不服征之
 因殺信使世祖欲屠其城謙力諫止伐宋方啟行復以王者
 不嗜殺為言世祖即位立中書省以文謙為左丞建立紀綱
 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因歲旱奏免常賦什之四商酒
 稅什之二時大臣議欲每事奏聞不關白省府文謙曰朝政
 不聞中書言無是理遂不果行詔文謙行省西夏中興等路
 羌俗素鄙野事無統記文謙至部署之不旬月俗為一變浚
 渠築堤延二渠既田益數萬頃人蒙其利會淄州妖人高覺

逮捕百餘人命文謙往決其獄准三人坐其市餘皆得釋尋
 拜大司農卿奏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又請立國子
 學教諭貴胄子弟遷都御史丞時歷法歲久寢差命許衡等
 造新歷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累官
 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諡忠宣長子宴少有文學名舉進士累官至御史中
 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靖今崇祀鄉賢

史本傳
 節錄

張世英舉進士為盧氏尹下車初修舉廢墜期年政治大行撫
 字之外開山通道興利除弊未嘗稍遺餘力後卒於官邑人

沙河縣志 卷之十
建祠祀之並立石以紀其善績

孔天鐸字文振至聖裔官至金符管車千戶兼邢州學校提舉
威德遠揚文章獨擅是時占籍於縣之北俎子孫遂為沙河
人次子福字伯祥天才英發非眾可肩選充唐山尉太行盜
賊盜午委捕驍勇無敵西境一寧朝推其勲陞南和尹福長
子章字顯卿工文章試中選人品粹然後充順德學正

明

許能字任之永樂間以貢入太學一日上夢緋衣人拜殿翌日
能蚤朝異之遂授兵科給事中尋轉禮科居諫垣七年志諫
頗多涉浙江參議時錢塘江水為患能塞治有功民建祠祀
之累官山西左布政使

孫睿字慧之篤志向學一時從學者甚眾累試弗售卒業太學
任山西都司經歷司省會繁劇睿以廉慎見稱考滿乞歸士
林嘉其恬退

朱裳字公垂誕少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大稍長穎異過人每舉
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污也年十四補諸生讀書覺舍躬執
爨衣食不足恬如也自蒙安貧不營學業其雅重之俾受學
於翰林崔銑銑大奇之其友處遂太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
問其志者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正德九年進
士擢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奸錢寧遣官市鹽裳禁不與有賣

緣奏討者事下戶部尚書石公价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
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
抗疏直相劾鑑八罪武宗還自宣府裳請下罪已詔新庶政
以結人心山東大水淹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武
宗幸南都久裳極言小人熒惑之害且以正心講學戒遊佚
近儒臣四事進規出知鞏昌府西夷猖獗設方畧困之洞中
食盡乃殪之功聞於朝賞賚銀幣有加未幾舉治行卓異第
一在鞏昌雖婦人孺子無不稱清太守云擢溫處兵備道曠
徒黨聚幾四十年檄到即解散改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擦
井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製衣一襲為壽父亦拒不納時

重入奪巡按王璜官輿論不平裳以萬壽節入賀重人欲得
一言以藉口乃佯問曰王御史不法作何狀對曰真御史也
重入大慚遷左叅政總督糧儲凡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董
遷福建按察使遇懷安縣獄囚之變乃相機設法勦於海上
政暇則與諸生講學聞士述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荐海
內賢能七人公列第二陞浙江布政使剔釐弊竇胥吏無所
容其奸晉右副都御史督理河道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乃
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上允之尋以父喪歸久不起居
家一如寒士鄉人僉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逮世宗南
巡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太后梓宮冒暑疾趨

卒於通州舟次訃聞上傷悼不已賜葬祭追贈戶部右侍郎
諡端簡合崇祀鄉賢

衆明史本
傳節錄

安秩由款貢任山東陵縣令存心謹慎興學校勸農桑又在湖
廣邵陽縣剛明廉潔陞武崗州牧卒於官

胡澁字希誠少貧力學以款貢授平定州訓導陞通許教諭崇
禮教賑貧寒士類多觀法後引年歸鄉評重之

孔天敘字大經好古文詞由舉人知解州以剛介自持會上官
有求於解天敘毅然曰民不堪命矣何以應之遂忤上官意
解組歸居家友愛兄弟鄉人稱之

郝守已性坦夷好讀書史寓宋丞相祠肄業夜群盜劫去僧繇
守已在即解散曰勿令郝某知之後由款貢任安邑主簿清
白一如寒素因疾致政歸

李可愛姓調儻工詩文已酉舉於鄉授修武令清田弭盜王父
憂補長子縣尋陞濟南通判駐劄遼陽時有疑獄久不決公
司糧餉已病卧令從者戶外以次擊鼓至罪人一詰即伏人
皆謂神未幾卒於官

韓九疇字宗禹天性朗夷由款貢任山東青城縣丞操守廉介
尤勤撫字以將上官意告歸居家無異寒士嘗植柏數十株
於學宮遇有蝗蝻虔誠設祭以禳之蝗即飛去一鄉不為害
又皆謂其德之所感云

朝錫字子受由歲貢任陝西慶陽通判分督寧夏五衛軍儲兼
晉府諸藩祿革例釐弊豪強屏息時狡虜肆掠錫奉委巡視
戰場賞罰一秉至公借署兵道者三用法詳明不避權倖朝
廷課賞邊功賜銀幣陞遼東安樂州知州遇神宗登極及立
后恩詔俱進階一級

胡繪歲貢生初任山西臨縣訓導遷稷山教諭後歷補山東安
邱歷城二縣學嘗捐俸賑貧生年老告歸年八十卒於家宗
族鄉黨咸稱其德

趙從學英毅廉潔恥同時好爲文多自得而詩尤所長甲午鄉
試中式初任山西靈邱令以才調四川東鄉縣民有大室設
法除之川人立祠祀焉洎陞陝西鳳翔通判攝平涼府事宗
藩有毆死親母者累年莫敢決從學竟抵以法後因遺疾歸
卒於家

趙如崑字師美性警敏嗜學以歲貢授河南息縣令興學作士
發伏摘奸開復內外城濠改建固城巡檢防禦保障一方極
周密尋擢中都判職專糧餉有屬官某懷金餽獻立按以法
撫按咸有清介之譽繼守和州以直道忤權貴引疾歸有負
債者貧不能償遂焚其券其人立木主於家祀焉

許應奎字汝徵自號子庵年十三從父宗堯遊太學未幾父卒
於都下應奎子身扶柩還葬事母盡孝治學尤勤十五遊

庶屢舉不第由歲貢卒業成均選授壽光主簿有惠政民咸
悅服遷歷城縣丞服政愈勤持身愈謹名孚上下委任無虛
日所治漕河疏導以時運輸得無逗留後丁母憂歸竟以哀
毀卒

張進德字勉仁號北河幼孤立博學稽古貢入成均任汝寧經
歷奉檄委催屢年負欠一意奉公不私權貴後遷秦府記善
時有儀兵失禮即糾劾之仍進條約以聞王甚嘉納命鐫石
示久及歸王親製詩以贈之居鄉恭慎窮經史訓後輩為一
邑所矜式其孫師顏另載義烈

李希儒字松亭由貢生授神木令有奸計必犯法欲賂以求解而
儒拒之而陰寬其罪人以長者稱之

陳道字塩梅由舉人授饒州通判居官慎勤告歸後樂善好施
鄉人皆稱譽焉

鄭國彥由舉人授蘭州牧剔釐奸弊威攝藩衛後遷淮安同知
治河奏功士民誦德不置

李邦奇字槐泉生而穎異七歲能文十二遊庠食餼弱冠後選
明經授蘇州學博遷褒城教諭每出俸助貧士賴以墜娶者
甚眾年三十即告歸養親課子著書立言晚與松亭諸老為
真率會有香山洛下之致子養浩亦兩任師席有父風云

胡三省號一齋由進士授陽穀令勸農桑興學校又畫為均賦

之法未及行而調洪洞時洪洞饑饉且患疫乃多方賑給未
幾而賦登人和遂以治陽穀者施之洪邑焉丁母憂服闋補
遂平視事未幾而四境改觀擢爲戶部郎督餉薊門羨金餘
米毫顆不取入私橐其修潔益出天性止官屢荐其才未及
用遂以郎署終

石琇字桐林由舉人授堂邑令落落不拘小節至民生利害所
關必殫力爲之興革未及瓜而卒於官後歸葬於家民懷其
德有不憚數百里而來奠者

李治字隆所由選貢授忻州知州剛直自許與時多忤迨解組
歸來四壁蕭然一無長物其居官之梗概畧可見矣

許國秀字振宇由舉人授武功令歷遷荆川同知鎮遠知府石
阡兵備道俱有善政以強項著聲官至隴右叅政

孔彌燦字奎筠生而穎異醫年遊庠先選貢文譽頗彰後授
福州通判佐政有聲卒於官

鄭四賢字肖吾誠貢生初授學博歷遷泗水洧川二縣令廉明
勤慎兩邑俱有樂只之頌告歸後自持極謹接物極謙士林
莫不重之

國朝

杜良祚字訥涵登進士初任海豐令時盜賊充斥力能保障一
方民甚德之父喪歸服闋補弋陽會調臨潼旋丁母憂既補

濟源未之任而卒海豐人思之祀於名宦

李閻字剛中賦性溫雅孝友著聞早歲舉於鄉後授淮安通判
清潔峻整郡人頌為李青天宦後澹泊如寒素教子課士外
不預他事嘗曰吾生平居官立身惟期內不欺心外不欺人
耳邑令馮源重其品行屢舉為鄉飲賓及卒祀鄉賢

王錫綬字公采號祉菴父翰守城遇害詳載義烈中錫綬痛父
死於難勵志讀書弱冠食餼於郡庠文譽籍籍一時從學者
甚眾壬子登鄉荐後為故城教諭捐俸修學宮尤勤課士告
歸後舉鄉飲大賓孫克勤難澤訓導克誠歲貢生其餘孫
輩登庠序者尚多至今書香不墜

馬鵬程字飛六以誠貢授獻縣訓導性狷介不妄交一人論文
以先正為宗一洗叫囂爭詭之習秉鐸時課諸生嚴而有法
士風為之一振後解組歸里中有疆暴侵之絕不與校人咸
稱盛德云子迪亦與明經選訂訓金凡

鄉型

明

許宗堯字性夫沉靜謙退為人謀必竭其忠且善屬文工書法
弱冠遊邑庠累科不第乃援例入太學受知於大司成而終
躋場屋未遂厥志里人咸為之惜

趙光顯字文德性方正篤志力學動循禮法待弟友愛所得廩

餼均分無吝色誠當於某家貧宜蚤就顯怡然曰朋友以信義為重何以此為貴哉再踰年方貢未及仕而卒子好古以文章名萬歷中舉於鄉

武卓奇隆萬間逸民也貌心俱古德齒兼擅諄諄以義方垂訓建學舍一區教子三策三近相繼入黌宮負笈者接踵於門當時有燕山遺範今之古人之旌

孔四文字文衡文行錄懋邑中焦陳左諸令皆重其人嘗設教城中多所成就焉

李養冲字太初蚤喪父事母以孝聞潛心儒業文章德行皆卓然有名於世累科舉僅以副榜終

石環號見台邑庠生質直訥重時人以柴愚比之素好實學尤工於詩設教本鄉遠方人皆來就學沒時年七十有三

李維字襄明性醇篤而聰穎幼時日誦千萬言年十五入邑庠每試輒冠諸生惜不第而早卒

王朴字抱真邑廩生性剛直值年歲凶荒常約己以同人課子弟極嚴隆師取友日夕不遑叔子民瞻卒成進士皆其力也

國朝

郭四維字振寰性孝友行篤厚好臧否人物而不危言激論有子五俱讀書知名

王錫光字達字學行無愧士林重之

李承敬字格齋秉性剛方率履嚴正

馬衡字山子邑廩生性穎敏好學尤篤嗜宋五子書殫精研處務窮其蘊奧有來請業者必舉濂洛關閩之旨闡發無餘而後已年四十五卒無嗣其門人私謚為明學先生

樊惟寰字殿宇廩生篤學方正名符月旦

周朝仕本城人寡言笑樂施予交遊親串間或稍有過舉輒面斥其非人亦諒其誠直多感化焉知縣談九乾給匾以旌之曰積惠

李澄遠字平臣通判閩之子也生而穎異髫齡補郡諸生旋食廩餼試輒冠其儕輩規言矩行從不干人以私晚年貢入庠均訓課生徒躓躓不少倦沒後從遊者私謚之曰端明先生空貴興事親克盡孝養有同堂伯某無後為擇立嗣子以繼之宗族中貧不能葬者必為竭力營措生平謙和守正年踰古稀足跡曾未一履公庭知縣趙銘以孝義可風表其門焉

梁維藩字价人居縣城張家巷幼孤力學弱冠後遊邑庠有三性家貧課授生徒資館穀以養其寡母母嘗病額天祈求母壽廢寢食侍湯藥歷久不稍懈母年逾大耋而終時維藩年已近七旬居喪猶一秉古禮性酷嗜小學近思錄刻意躬行生平言不失信行必當禮並手輯勸世條約以勸導人人亦多所感化

霍錫醇字子厚郡庠生世居城東之新寨村性嚴正不苟合於
衆鄉人皆敬憚之里中有紛爭者多賴以解息尤勤課子長
珩補邑增生次琚登乾隆癸酉鄉薦方將蔚然振起昌大門
閭以收積善之慶迨歿遠近村民無論識與不識靡不泣下
者蓋由其素行之所感云

韓有光邑庠生嘗路遇一殘疾人不知其所自來仰面蛇行沿
途丐食見者無不譴然指笑有光獨惻然矜憫厚以遺之而
去有南和人以假銀給有光幾至百金既事覺衆人皆爲不
平欲訟之官有光恐贖其人名節終置之不校沙邑好鬪尚
氣爭訟者無時獲有間有相贊于有光者得光數言以排解
之各煥然相釋前署令燕某曾贈以耿介天成之匾蓋言十
年劉令世河以有光與樊澤同請于上憲列名彰善坊

薛學詩縣東北鄉薛家莊人幼貧爲人傭工每自節其食以遺
母母懼其餓不任勞也相持而泣傭主廉得其情異之乃優
其值迨後家漸裕而母已捐世學詩痛母之不逮往往哭失
聲延師課子極嚴懷琳懷琨俱有聲庠校猶子懷珍已入縣
爲吏學詩挽之歸資以膏火讀書遂亦得遊泮有邢臺人某
姓兩盜其驢騾捕人獲之法當追賊時賊已銷費無抵盜母
匍匐來懇學詩即言於官而賞之鄉人皆推長德云

沙河縣志卷之八

沙河縣志卷之八

邑令古吳杜頴拙初氏手輯

子玉林 參校

人物志下

孝友

唐

趙君惠事親居喪以至行著名通朝廷載唐書孝友列傳乾隆

二十一年邑令杜頴申請崇祀鄉賢

明

程雲蚤喪父事母衣食必豐潔及卒泣血盡哀祭葬以禮廬墓

三年鄉閭稱其孝

沙河縣志

卷之八 人物下

孔墻父疾求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數月父故哀毀骨立隆
冬寢於地喪具塋祭悉合禮制廬墓三年朝暮哭奠不輟繼
母韓氏雙目失明侍奉一如親母韓氏病故跣足寢地窮日
哭泣及塋復廬于墓焉知縣姬自脩申請題旌
王道先邑庠生性孝友兩兄早喪父母鬱鬱成疾道先延醫請
禱不離左右者數年父母相繼以亡哀痛欲絕撫其姪如已
子順治初知縣傅應星以孝友可風旌之

國朝

許祥母胡氏年已七十患重病祥晝夜侍前寢食俱廢母偶思
肉食乃割左脯肉一嚙不令母知烹以饗之母竟寤然起愈

同時有周大玉者家貧甚父疾不能延醫因自割股肉以進
父病亦遂瘳

郭金家貧嘗典身為人傭工以塋其祖侍父母尤不憚勞勸務
欲得其歡心有弟三人卵翼之俾各至成立後其子天又事
金亦極孝謹人以為天之報施不爽云

義烈

勇

李福記字重玉由增廣生納粟藩府引禮尋致仕歸天性孝友
居鄉忠厚息難解之爭周不報之急里中有富室被盜聞盜
有相戒曰勿驚仁義李家庶母妹適某其家陵替為之復田

宅使鏡日用士林重之

郝希仁善治生好施予邑中有不棺不葬者輒捐金以助過真定偶見遺骸暴露即市棺為之葬埋唐相宋文貞公墓偏狹旁置地十畝以廣之兼給守墓之費

王翰字憲明府學廩膳生聰明好學寒暑不輟崇禎十一年遭兵革率鄉勇登城捍禦遂及于難弟弼字贊明邑庠生撫兄子錫綬一如已出後錫綬得膺鄉薦列膺任皆其教育之所致也

劉有蘭趙鳴世兩貢生亦嘗守城禦敵後先同被難沒俱祀於

太保祠

據舊志
入年代未詳

張師顏字遠非進德孫也子其度其衡其法其習其勇而慕義其衡為邑庠生崇禎十三年土寇盤據西山橫行劫掠一日賊千餘直抵替善村度衡程翼父出逃而顏老不能步為賊所圍衡曰我父子無金帛相贈圍之何益賊曰爾數人皆壯從我攻城免一死衡曰攻城大逆也我讀書明義豈肯從汝為此賊怒揮戈擊之顏被創曰吾無生矣兒輩速走三子曰父死焉逃遂奮勇力鬪殺賊數人賊眾躍馬並至父子四人遂相附而死鄉人乘此得脫走者二百餘人

張開泰字寧遠進德曾孫年十六學舞劍慷慨好義赴人難不私身軀時有土寇猖獗開泰糾眾以禦邑令崔鍾英請于西

院擢千總後中流矢卒人皆惜之

王郭事其婦如母撫姪尤有恩意家產不逮中人性極好施予橋梁道路待而修理者甚多見有困于逆旅不能還家者資之途費以歸曾拾遺金于道待其人反而還之縣令閱齊並紀其名於旌善亭

國朝

王珍錫綬第三子性好施予里中有貧無告者輒時慨助遇饑饉尤不吝所積以調給鄉人子克定孫芹俱有聲庠序

劉廷輔册井村人弟廷弼年四十無子娶一妾懷孕三月為嫡逐出不知所往不逾歲廷弼死其妻亦為適人廷輔遍訪弟妾知在武安苗姓家去後果產一子因控于官經武邑令滴血驗明乃獲斷歸其子以存弟嗣迨後成長析其家產之半與姪焉時有某某者胞弟兄也因一樹而致構訟于庭縣令特召廷輔至俾詳述其歸姪事以媿之

邠來朝世居茶陽村為人謹朴自守里中有二姓爭田畔道路構訟累月來朝力為排解不聽遂割已地為公路以息兩家之爭聞者義之知縣趙銘給匾以表其門

王雲兄某早逝遺有兩姪爭產訟于官雲百方調處姪終堅執不從因將已業讓之事乃得寢後葬其父母雲又俱獨任其事不責償于姪人皆以為難

李自保邑諸生世居西山之石岡家頗饒裕性忼愷樂施值歲
稔村人皆將四出謀食自保乃舉家儲粟散之曰爾轉徙他
所如父母妻子何吾今貸爾粟爾輩可安居團聚也一鄉之
民遂得不離散後土賊所至劫奪居民感自保義力為守禦
他村落富戶多被掠而自保家獨完無恙子景濂循例入上
舍謁選縣佐孫益淳國學生皆能守其世業待鄉里悉有惠
意遇邑中大事亦急公如學宮之修葺義倉之勸輸益淳嘗
首先出貲穀領袖其鄉人又一孫名益申景濂次子也文筆
殊矯拔弱冠遊庠不幸構疾死人皆惜之

郭鍾寶貧善村人壯誠鯁居義不另娶冬月煮餲粥製棉衣施
其餘里之貧者歲率以為常嘗置地三十餘畝入於邑之社
濟堂惠濟窮民以為永久計而邯鄲之普濟院亦嘗指白金
三百餘兩於中乾隆九年知縣尹侃詳請旌獎刊名彰善坊
以表之

澤邑武生世居裕禮店少失怙母病三載餘湯藥躬親未嘗
少怠有南來孤客某過其里囊橐蕭然衣不蔽體而適意重
病不能行澤見而惻然遂留一廟中調養四十餘日其人病
獲痊復贈之以金去又山東棠邑某携眷至沙為覓食計未
幾病死無所歸某妻聞澤好義遂泣告於澤澤曰是吾責也
乃購棺為之殮埋且資之路費俟其妻得返故里焉

紀善三家世長厚生八就而孤依兄善繼善述至成立爲人重
行誼好施子遇族黨之喪無以葬及婚嫁失其時者輒仗助
之不幸蚤世年未及壯而卒其姪正己善述之子也秉心作
事畧與善三同有邢邑某村聶姓喪父王姓聘妻而不能娶
爾正己尚義皆來相丐悉各遂其所欲而去又正己同母弟
克己國學生少失恃事繼母任以孝謹稱居鄉恂恂如處子
性尤敦朴忼爽以有無告無不應凡值公事義舉尤身任不
辭邑中稱德門者恒推白塔紀氏烏縣令杜灝曾與以澤酒
一鄉之福

烈女

明

董氏生員朱洪妻年二十八而寡子魁方二歲或勸之嫁氏以
死自誓教魁成立貢太學仕爲京衛經歷封孺人壽九十有
三都御史裳卽其曾孫

樊氏韓斌妻斌父某仕於湖廣斌往省旋卒于父之任所氏年
方二十有七遺二子岢嵐尚幼孝事舅姑教養二子成立引
治聞知縣張璠具事以詳旌其門

李氏張俊妻年二十五而寡勤紡績事翁姑以孝訓子聽入泮
苦節終身正德元年知縣張瑾詳請旌表建有坊

王玉梅生員王得時女正德六年流賊經杜村虜掠其鄉得時

有勇力奪刀一口中二賊賊因燒毀其家驅王梅前行時王梅年纔十七且行且罵賊怒三斫其屍而去縣令陳斌具事以聞建有雙烈祠於府南關與同時死節邢臺張莊端並祀邵氏侯諫妻諫溺水死氏年十八聞夫死痛哭幾絕遺腹生子蕃撫訓成立家業賴以不墜守節二十七年而沒

趙氏許宗周妻年十七而夫死誓不再嫁服闋後有求配者氏怒誓以峻拒之卒守其志以終

元氏鄭國章妻年二十三而寡毀形剪髮不出戶庭母惜其無嗣潛許嫁楊姓氏知之痛哭三日不食至夜自經死隆慶四年通判戴偉旌其門請院道給匾曰茂齡高節委官祭焉

李氏韓世福妻事姑以孝聞夫弟爭產勸夫讓弟夫病日侍藥乞以身代及卒二子尚幼有遺債未完氏賣產償之族有欺其孤寡者數罵詈至門甘受不校與評稱為女中君子嘉歷十年知縣邵尚德旌曰澗溪冰蘗

周氏陰陽官武寶妻夫故周年二十五歲遺二子尚在懷抱勤儉撫其孤成立家業日隆親族隣里有貧乏者賙之孀居四十餘年知縣邵尚德旌其門

劉氏韓九人妻年二十四而寡有以貧難自存諷之者劉斥曰即死亦不更二夫後所遺二子俱故其志益堅苦節三十年而歿

吳氏通判趙從學妻年二十七而夫卒撫育二子俱入泮孀居三十餘載萬曆十五年知縣王屏表其門

元氏唐卿妻年二十三而寡子國禎方二歲人以子幼無倚勸之他適元曰姑老子幼誰與侍育日夜勤紡績負薪水事姑尤以孝稱壽至九十有七萬曆十六年知縣姬自修申請旌表之

寧氏韓時光妻二十二歲夫故反毀不欲生有欲奪其志者氏以死自誓至老猶勤紡績教子循守禮法門庭肅然年七十九而卒

社氏趙之垣妻垣得風症十數年氏奉事唯謹及垣死悲慟幾絕誓不再嫁有媒氏微詆之欲令其嫁氏且慚且泣因自飲藥死萬曆四十年知縣杜旻請旌

張氏周文運之母年二十有五夫故子尚未週氏一意撫孤嘗艱苦文運及長亦能仰體母志以自成立天啟五年巡按宋某題請建坊以母節子孝旌之

樊氏李令譽妻年十八而寡矢志守孀事舅姑以孝稱崇禎三年知縣左佩瑄請建坊旌表其門後以世亂投井死

周氏任孟揚之妻年二十夫故痛不欲生時子萬庫方在襁褓念其幼無依倚因撫以守節卒年八十有三萬庫事其母亦克以孝稱崇禎十一年巡按吳某題請旌表有母節子孝坊

在北關外

何氏張自秀繼室夫故遺二子未成立氏矢志撫孤教養備至
後長子師孔膺鄉薦次子師道選明經年至七十三而卒
于氏趙繼成妻年二十有二而寡斷髮毀容奉姑撫子勤紡績
親曰憂苦節六十餘年

石氏劉聖經妻生二女夫死氏年二十三歲值明末世亂家無
儲蓄氏獨矢志益堅人高其節

李氏梁民服妻年二十二而寡家甚貧遺子道明甫離襁褓氏
口授以詩稍長即令依外祖李某肄業後得中甲子儲魁

王氏廖生李成性妻年十六適李事姑至孝姑病顛天求代果
愈踰年姑故夫亦哀毀而亡遺子珍方六歲明末遭亂避兵

城中城陷同子婦盧氏並投井死

許氏白氏李氏張其度其衡其程妻也兄弟隨父而顛為賊所
害三婦尋至夫死所伏尸而哭相謂曰丈夫皆死我輩何以
生為遂相與其赴一井見者力止之又聚一室欲投環家人
秉燭防守得不死各勤紡績訓養諸兒家門不墜

李氏鄭邦奇妻年十七而寡遺一子末期款氏守節自勵哀毀
尖形奉孀姑盡孝養遭明末兵亂抱孫女投井中為賊不可
擊死本府通判范志懋申請建烈女祠春秋享祭

國朝

任氏王郭妻年二十九而寡家貧子幼或勸之嫁不從勤紡績
教子讀書守節五十餘年順治間按院衛 桑 俱旌其門
張氏樊時新妻夫病勤紡績延醫調治經年夫疾不愈而亡時
氏年甫二十有五家貧常經日不炊守節七十餘年至九十
七壽終邑令劉士璋申請旌表

侯氏生員胡三錫妻年二十三歲夫故屢經兵荒操不少移卒
年八十有四順治四年按院王 題請旌表

楊氏孺童李悅我妻年二十而寡生子凌霄甫九日氏矢志靡
他奉舅姑極孝謹撫凌霄成立凌霄亦克盡子職以事其母

康熙元年士民公舉母節于廷進合馮源申請學院旌其門
趙氏庠生陳挺廷妻夫故年甫二十餘所遺財物盡與諸姪而
苦節自守邑令馮源給匾獎之

韓氏李在閨妻夫亡年甫二十餘遺二子瞻望俱幼氏遭兵燹
後備歷艱苦五十餘載子瞻入泮康熙八年府縣皆旌獎之
施氏貢生趙鳴世妻年二十五夫亡隻手營壘兵火後家業如
洗資紆績以生撫教二子汝沉汝默先後遊庠苦節四十餘
年如一日縣令談九乾詳請旌表

裴氏增生樊衛國妻二十一而寡備嘗艱苦守節四十餘年

周氏尚志妻年二十四而寡矢志守節以紡績為生事姑孝撫
穉子幼姪嘗成立邑令談九乾給匾旌之

周氏郭拱太繼妻年未二十而寡有勸以他適者輒以死自誓
撫前子功如已出及長遊庠不幸引功亦早逝家計窘甚
勵操益堅縣令畢鼎給匾以表其門

汪氏王國正妻年二十三歲而夫亡勤治絲繭備甘旨以事其
舅姑而自奉常疏食不足守節五十餘年邑令錢大鼎給匾
獎之

蘇氏南陽村民武善言妻夫亡時氏年二十有七遺腹生子進
祿撫育成立苦節三十餘年而沒

楊氏楊從喜妻二十而寡矢志守節治家極嚴肅子培元孫文
燦文煥俱以弱冠遊庠壽至八十餘

韓氏白塔村民紀有妻也年二十九而夫亡無子撫姪善慶
嗣茹荼飲蘊守節四十年縣令趙銘給人欽苦節之匾以旌
之孫治已遊庠殊有文譽

趙氏宋顯祚妻二十七歲夫亡苦節自守垂六十餘年
杜氏生員姚紹堯妾年二十四而寡遺子方三歲或欲奪其志

氏矢志彌堅撫子克順至成立守節四十餘年乾隆九年縣
令尹侃詳請 題旌

侯氏秦家莊民張四子妻被曾三香之子某圖姦不從自縊死
乾隆九年縣令尹侃申請 題旌

按府志有孔如英妻某氏
為某強姦被殺事與此並
載核之輿論殊
未稱允因闕之

趙氏吏員尚毓榮妻夫亡時氏年二十有九苦節事姑教二子
天祿天爵成名乾隆十二年縣令孫鳳立詳請 題旌

劉氏生員張所裕妻年二十六而寡遺子甚幼氏勵志守貞時
祖妣及姑俱在氏一身承之曲盡孝養乾隆十三年 題旌

呂氏城北關民程藩旦妻有端秋子者路過其門見氏倚門立
端出言相謔氏羞忿叱之入室即投繯自盡時乾隆二十年
四月初八日也邑令杜灝表其門曰冰雪為心

張氏北沮村民孔傳揚妻二十二歲夫棄世其姑若嫂屢偏嫁
之氏矢志不移撫子繼兆至成立守節五十餘載沒於乾隆
二十六年冬

董氏趙莊村民李有伏妻也貧無家借族兄某一椽以居一日
有伏在外傭值某之妻亦適歸寧其母某乘無人旋入氏室
中調戲之氏即正言詈辱夫回歸具以告夫以一時別無
可以棲止且氏實未被污欲隱忍其事不言俟圖另徙他所
氏羞忿莫可釋伺夫出輒自經縣令杜灝廉得其狀遂以某
抵法而申請旌氏於 朝

侯氏夫靳保賢西毛村人沒時氏年二十有五立意貞守遺孤
纔二歲勤儉操作以鞠育之命以名曰成家志期望也迨成
家長果能習勞動善營殖以裕其家慰厥母志迄今母子相
依為命者已垂四十餘年縣令杜灝給松筠比揆之匾以表

其節

按士之通籍者官階非一建樹不同然大者名載旂常小亦
澤留碑口其為鄉人所矜式均也至行身植品確能鑿鑿字
正雖未縮半通要足表儀乎閭里則老成人不即所以為典
刑歟若乃至性過人內行胞篤人之根本植立悉歸於此他
如粹臨事變而奮不顧身身處澆漓而慨然慕義斯亦自昔
之所推崇而未俗中之所不易觀者也統之以四類邑中之
人物大畧備矣此外無復可述矣惟閭閻守志貞與烈不必
同趨而所歸自一中愜願冒寒世下其生氣猶若凜凜故不
另為編列即次
於人物之末焉

乾隆丁
丑年刊

河縣志卷之九

邑令古吳杜顯拙初氏手輯

于玉林
姪文瀾 參校

藝文志上

柏鄉相國題廣平墓魯公碑云文則景星慶雲字則龍翔鳳
翥故沙雖非聲明文物之邦而得此一碑固足耀四方而垂
千古矣其他作者諸體之文則擇其雅馴之製以次列於篇
即甚蕪雜者苟有關邑事亦刪潤而存之以備掌故之一二
庶觀風考古者不致太息於無徵云爾志藝文

碑記

唐相宋文貞公神道碑

唐
顏真卿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效極况乎文章
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起無
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瑛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

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

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

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極賜令父可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

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實浮于名而位不克量事見許公蘇頌所

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過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

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亦之 遂

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告下在宵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

年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

明年 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

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

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

高等有司時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

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翼

而詔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

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日遷殿中侍御史陞死有博於臺中

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獲正辭引過天后

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

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
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
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意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
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
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
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暨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
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
恤二暨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
暨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
實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豈王王祀夏

中興功歸明主非曰述實誰敢貪天穢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
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
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
政三思慚懼而退嘗為累月戢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
京深虞北鄙乃奏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
與數人同辭三思獨留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
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恣縱之既屢
控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杭州又遷相州入為洛州長
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兼粵五日兼右庶子尋
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末徵為鎮國太平長公主婿謀廢立

言於光範門內坐世華山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
公盛氣詰之曰春官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
禍啓請不令朝謁俄而男 又縱橫公奏之聽是貶楚州刺史
三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充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
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
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及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
竟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
桀驁多披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葺彼之風俗借糧苟簡節
茨竹椽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旗
千營齊置萬堵皆典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爲碑頌無何使

名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
置貴位立議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
門監脩國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至三嶠谷道隘
不得 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并坐當降黜公
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災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
臣 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
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王子及公主邑號旣而又令
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鴈鴻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
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
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

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
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
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免渠之外一
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
廟堂之上鏡機朝撤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
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
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
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
緡物二百匹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
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王岐爲吳道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
人輒疏取端午日蒙賜~~乳~~命書~~乳~~錄~~乳~~以~~乳~~藥殊異不自委
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乳~~退

廿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
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
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
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 廿五
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
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賜物米粟常數有加
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
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

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各何公而歿先終
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
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
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
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
或文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 廿九日
度奉遺約歸塋公于沙河縣太尉婦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
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
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憲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
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秦迫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天直諒

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
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先所
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
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違求
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
雖青史傳信是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議
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
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作我有唐
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巖然山立鏗爾金鐃

忘年之盛人倫紀綱垂譽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
騰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軫琅琅賦唾梅豔篇美松裏
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載從調試言高驥登聞黼衮驟列繡裳
這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綽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
志除克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
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
貳職還曾諒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
悉心紉正庶績歲康三思睢眙席寵于常甚之就第慙懼虛亢
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剡貝且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墻
處之不忤轉旆於抗旣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家宰許謀廟堂
儀禁宮相亟縮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濟謀廢立詭譎相繼
厥勇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薦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屏
亞相烈烈尹京越越旋臨建德歟蒞南荒俚帥咸饒茅櫨是擗
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語帝用式臧
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洗洗
乃拜儀同允釐保郭河東閭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旣滅
命公覆獄咸脫死囚乃陟右揆右揆決決每譴王君豈常於茲
懸章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醑孤映練緗天不勅遺萎哲壞梁
一入震悼九有凄涼市旣罷賈春仍絕振乃贈太尉歸終禮滂
反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

沙州縣志 卷之六
令人孺慕攀泣嗚嗚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綠繞連岡
牙差廣平宅此不賜孝孫翼翼論撰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誓相
美歷七年歲次壬子九月 日擇巖立石

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克復邢
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
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
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
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云云切
實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云宗納之遂御花萼
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謂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聖日入奏云宗
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巳公曰含章之賄偶
不至臣門非不受也云宗深嘉歎之節度關焉故置流於此公
三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制禮頌未果而中受詭譎旋
揭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為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
儼泣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
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資為國保郭上慕公
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慶之想敬崇聖製題命屯田郎中
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見以百牛鐫刻字之工成乎半
試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樹善

唐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
因成其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鏤而公第八子衡因謫
是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
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十餘載遂有
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我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
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仇也衡之父舊賢相也落魄
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遂歸公國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
二百騎盡室獲歸士君子傳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
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加真卿記

重修治神廟記

漢始有以罷鹽鐵權酷無與天下爭利為議者桑弘羊難之謂
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定國不可廢也故當是時仰給
大農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知山海天地之藏邦用之所需
於此蓋所由來久矣我宋承平垂二百年生齒日衆調度費出
十倍於古則所謂邦用之所需者又不可得而緩也惟順德之
在河朔為朝廷一襟要其地多隆洧秀阜坑冶之利自昔有之
蒸村者即其所也逮皇祐五年始置官吏賦入之數初甚微治
之秀舊有神祠始作之日與其誠月益闕如也但以課或不登
祈求輒應故廟而食之為不廢歷載既久上漏下濕柱折棟撓
將就傾圯治吏監侯張一日率聯事者筮復庭下且喟嘆曰此

吾之所致也况天神之美蓋日庇我民哉謀之饒動以十萬計而廟貌之敝一至於此獨不為吏之愆乎於是監侯張氏先輸而倡之又從而和之者數十百人即故址而新之陶者治埴匠者治木朽者揉鑿皆未踰時而鬼神之像雕繪之文恍然變矣且禮有之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神也既已不秘天地之藏陰相其利俾民不加租而邦用足是非有功德於民者乎則其廟食此土宜矣廟成之始且求余文以為之記辭弗獲命故勉而書之

臨平原書宋公神道碑後記

范致君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於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嘆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劾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正塚纍然類皆湮滅於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於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乃公之祖贈邢州刺史為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者本傳稱岸巾出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於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田墓側俾耕以守誥為前政取去莫知所在

續宋文貞公神道碑記

明方豪

景初至沙河聞有唐相宋文貞公墓墓有顏魯公書碑而未及

謁先取其碑文觀之中有缺文字畫豐肉疑非顏書乃約察友以九日往謁因求其故前六日自郡返至食膳舖墓在舖西二里取道獨先往焉其碑果宋人范致君書碑側有述而不及塌故凡得是碑者樂以顏書不復辨也徘徊眺瞻則草棘之叢見一斷碑乃魯公所書神道碑銘在側之記則致君翻刻者碑未斷時高可丈許廣可四尺許厚可尺許記中所謂曳以百牛者殆實實錄也欲謀續之而以上修下短爲難姑出其跼而歸自此切切然若上官督責者至九日乃與縣丞李尚質典史高雄教諭楊傳訓導敖廷傑文明往踐宿約兼集群謀謀者曰須於碑側斷口穴其上下續之以鐵梟曰是碑四面皆書側而穴之其文滅矣盍穴其中治者李宣曰須鐵二百斤當預致之民有郝希仁者曰希仁村廟有鐵鐘不鳴久矣正欲易之可用茲也石者郭謙曰須四水秤木須三丈許沙植多柳柳叢生而短安得之木屬官有石英者曰英先人所植榆木有年矣屢爲宮室念手澤弗剪也今茲義舉願隨采擇木在戶村去墓里許即往剪之後二日復至墓下親爲營量取廟鐘付宣廟在馬庄去墓亦近乃先立下截出土截於土中豪欲先起上斷口與下斷口對置鐵筭於下穴以土埋下截如平地然前結木架如碑之廣然後曳而起之謙固欲木秤而直懸之豪以其志而從焉明日帥四百人每百人各守一秤天忽小雨豪祝宋公曰公不欲

是碑之顯則雨雨則遂止初甚易起既正愈重秤亡力矣蓋木
秤止四方雖多無可容抵暮姑去歸塗大雨豪如初祝明日復
往忽霽謙策窘復欲仆之准豪前議豪曰起而仆之唯爾拙矣
且仆之之難不減於起也吾有策焉今當弗固乃用四衡木於
所立木四面之中每面用繩十下繫碑身上經橫木每繩用以
五秤亦不廢擊金號召衆咸勸踊如蟻負粒有頃而起上下相
續分毫不爽時有木墮豪前僅以身免及有風葉盤旋其上工
訖乃定諸生載酒相慶酌而酌之分餉群力各有喜色豪觀記
中有曰雕鵠既畢樹立斯崇遠近嗟稱今古榮觀今斷而復續
事半功倍嗟稱榮觀當不殊初思昔願君廟碑亦在塵土一遇

二李遂收聖室茲今東跡奚翅曾書移前續後壞難易亦差豈
敢自陳於古人抑亦盛誇乎奇舉是日適祭酒魯公鐸告歸道
經下邑子彭待行豪取道前鋪運之偶與彭言諸公公欣然命
駕謁賞踰時賦詩而去沙莽之間素無宦跡人迹茲碑方出便
枉名卿鄉人聚觀皆以為異故豪嘗語人曰是碑之續有六異
焉廢鐘一也儲木二也止雨三也旋風四也墮木而不傷人五
也初立即逢整賞六也魯公之書今之所貴者多寶塔門爾以
此較之有四勝焉彼演釋因此際常一也彼代峯書此為自
誤二也彼尚為郎蚤年之書此已為公晚年之書三也彼在名
郡塚之者衆屢經翻刻已失其真此陋邇未經屢塌點畫如初

四也識者謂豪非妄誕云

元提舉孔天鐸墓記

方象

余因治水來北俎村見地中翁仲歸然乃下馬訪之又見一碑覆地翻而讀之為元孔氏塋記由天鐸提舉邢洛諸州始家沙河子福南和尹子章蒲圻尹子塔識不花蒙古教授四世仕宦亦沙望族况又聖人之裔乎至國朝其後有以吏為戎者族人外之故北俎孔氏雖多昧茲塋如圉圉然裔孫整又不肖磚石皆驚諸人是碑亦已驚去驚者與人有隙恐為所發暮夜載還其跼則留之矣諸塋皆為犁鋤之傷亡可識別惟東僅留一塋許立悽然徘徊而去越六日復來乃窺為塋溝立界約有十畝

前有磚埋地起以為基立碑其北即塋趨於碑陰使村氓知所警焉余因是而感善人之有後不必於其子孫也殘芳遺蹟有識者皆歆之如孔氏茲塋遭不肖子孫狼籍如此一旦遇余而復其偶然哉觀記中所稱提舉之文章南和之驍勇蒲圻之德政皆非為不善者宜其有今日也惜余才力有限不能築堵拓地如宋墓之為者於乎孔氏其亦幸而遇余僅免犁鋤之厄也其亦不幸而不遇有力者不能盡復其舊也

盛流閣記

陳九功

郡西阻山有泉焉出清風嶺下循郭南而東注與百泉珍珠黑龍潭泉合是謂七里河其北數里許又有馬跑野狐達活諸泉

從豫讓橋而出二水交流匯歸於東北大陸澤故郡名鴛水云
先是太守白川劉公大興水利教民建立堤閘蓄水灌溉南和
任縣遂用而不盡往往導入陜治養蓮為娛邢臺地高泉下獨
百泉水附近數村咸利賴之及歲旱泉微百泉東溢入葫蘆套
者又盡洩於七里河而邢民不獲涓滴之用萬歷丙戌左海張
公自計部郎來守是郡誠值大侵餓殍相藉公拯之百方民有
來言葫蘆套水可導而南則邢沙二邑不無少佐焚燬之急公
以其事屬九功謂九功先令括蒼曾董築堰役頗習水利於是
躬率諸父老往相度之其泉原與地將又南為土岡所障北無
堤以束之安得不潰而入七里河也若鑿其堤而渠其南則水

必行東南一帶皆可溉矣民懼趨之凡六閱月而渠壩成計村
落邢臺五曰孔橋曰王堽曰東市曰南市屯沙河二曰
南徐王曰北徐王計役天邢臺四百三十七沙河六十二計溉
地畝邢臺四千六百三十沙河八百四十渠濠七尺廣五尺皆
不煩官顆粟文錢而民自辦工既訖南和民乃以為病已也
相與訟諸監司監司檄郡又屬九功為之調停遂名兩造庭諭
之大抵棄有餘爭不足爾民之情也雖然谷盈川竭彼能無少
損乎當於壩上建為活閘視水之消長增減其無則邢沙南三
邑均受其利矣條其議上報可之而民爭始息當斯時也達活
諸泉亦涸九功讀郡志有感於佛圖澄咒龍事訪諸達活泉畔

沙河縣志 卷之九
舊有廣源廟祀之賊以廟祀泉湮矣移書長公為文致祭又請
出粟募民淘濬越明年而泉復大發戊子諡己丑旱不為災九
功以是秋遷秩行民咸遮道請為之記徐應之曰爾獨不見工
乎大匠授意眾匠運斤又不見馬乎圉人控之貴人乘之爾徒
知運斤執轡者之為勞曾不知授意由大匠坐乘則貴人也第
知其顛末之詳果莫余若耳眾曰諾遂持是說勒之石以誌不
朽云爾

沙河縣修學記

崔銑

沙河既復舊治闕二十有五禩為嘉靖己丑學舍日圯師生絃
誦亡安舍采奉經弗度是歲夏六月御製授子良臣行部見之
嘆曰百工成器器攸賴况士之華哉斯子所由作與語推
官許廷議氏曰爾遠政健行曷新諸乃給餘帑百金役夫百人
凡兩月告訖事弘隘登部易朽正傾丹采所塗暨茨所庇翼然
聳視矣知縣姚鍾氏將廷議命專使問學于後渠銑聞古之教
者因方施齊弗強所劣相材成能弗捐所專沙河瘠土也其俗
儉其民樸昔者先師孔子論禮也寧儉論質也寧野論仁也寧
木豈文是惡哉將以世瀉道降偽滋巧勝竟遺君親終數紀緒
邪田屢登稼必饒木頽碩實斯蠹醇化消長奚異於是爾沙民
其見是於孔氏者乎夫太儉則陋太樸則鄙其歸也蠢而喬爾
諸生日誦孔氏書曷取以自文哉是故世之浮榮母慕宋元以

來虛言毋習異學之僻談母惑斯可誦孔氏矣段子名汝礪力持風裁憲節聿峻廷議名論吾豫大忠襄毅公之季子云

沙河縣重修學記

董威

古之有天下以建學為急有司亦以修學為要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職此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即位初首詔天下郡邑莫不建學以興人才矧沙河畿南衝邑地瘠民悍而易惡至中學尤不容少緩者第規模雖久厥制未脩前令邑者惟襲敝承舛而已若有益於士之思齊觀望者孰與劑焉嘉靖丙午誠任侯由進士出宰廣平六月而化行憲臣胡公以才湛繁調尹是邑侯視象承幾百堵聿興莅政之暇達觀學校以明倫舊堂隘陋而教無以興鄉賢名宦未祀而士無以激乃謀諸邑博王君鳳施君文瑞王君彬輩得義民申從仁王天經樊振捐貲鳩工取材圯者興之狹者增之無者創之經始於孟春告成於季夏由是堂壁宏敞祠宇壯麗學制煥然維新仍訪稽自唐至今為賢宦者咸秩於祀禮樂衣冠彬彬可述矣鄉士夫趙從學韓九疇等恐侯之功久而湮也懇予為記噫予與侯昔更調同時共事彌月每雅重才望義弗吝容斯竊惟修學者良有司之職也自修其學者士君子之當務也使學既修而不自修則何益哉諸士君子必相與以明倫相講以進業相勵以成德立程誦讀恒四時如是則侯之功固在是也觀鄉賢名宦而仰止私淑時祀不

沙河縣志 卷之九
忘則侯之功亦不忘也是不為可大可久之業與抑侯之功不止是也輸催科以紓民力禁侈靡以約民俗撫流離以安民生便迎送以結民心節糧馬以蘇民困善政在人耿耿可紀而朝野屬望行將登華陟要蜚聲中外銘功鼎彝有可卜矣豈特作邑修學之事已哉侯潞安長治人諱環別號復菴乃科第中之豪傑也故記之以為後來者鑒焉

沙河縣重修儒學記

李起元

蓋聞有國家者必以建學明倫興賢育才為首務士當食貧時吐吾佔俾固不祈鬻尼山氏一行作史簿書期會口不暇給亦本水源疇復念之沙河學在縣治之巽陽明興繕葺補苴葺葺

不一人率多因陋就簡日居月諸風飄雨蝕頽城泐落草砌中庭童吟四壁庚戌之春杜公奉簡命來莅茲土下車首謁學宮見其荒蕪湫隘還回悵望進博士弟子而語之曰安伯之地觀瞻不壯則禋祀弗虔人心懈弛則文風湮鬱誰是司牧而令若是於是慨然以更新為己任顧此彈丸礫磧之區帑可罄縣會又旱魃為祟捄死扶傷弗遑斯舉越二載政通人和流移漸復瘡痍漸起窮簷部屋之中漸有生氣憶厥始謀徬徨中夜首捐私俸若干緡閭邑官師士民間風慕義如子來趨侯諏日舉事躬臨畚鍤百授財用斲斷版榦諸凡錢穀木石緇堊磚甃瓴甌之屬鱗集雲湧首大成殿次兩廡次明倫堂次戟門次櫺星門

暨鄉賢名宦齋庫廡舍庖湏繚垣千甍比翼百堵朋興飛碧流
丹連雲耀日雖基址無加於昔而規制爽塏壯麗歸然煥然較
昔不啻天壤矣經始於壬子三月落成於七月學博姜君劉君
艷斯盛美剴厥貞珉鐫勒顛末以風來哲走幣徵文不佞因是
而有勗於沙人士焉夫鳩工庀材革故鼎新者侯為政爾沙人
士夫不有心學乎心學者仁義為基道德為宇孝弟忠信為廉
隅致知力行為戶牖切磋琢磨為砌累高起丹堦厥靈府以
極於日新又新之地將空中樓閣瓊瑤焜耀上闢太清下奠太
寧元氣構天方承地輿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於是乎在
則爾多士之自為政也侯嘉惠而新沙人士之學沙人士厚澤
礪而自新其心學斯兩無負哉魯人頌僖公作泮而終之以克
廣德心亦此意也詢侯善政他如賑寒士粥饑民步禱甘霖戢
伏奸詭格捕叅隨以挫閹人之鋒割俸買田以息兩縣之訟諸
厥徽燬未可更僕數而修學固其一端云侯諱旻號思齋山東
之濱州人

明知縣任公祠堂記

缺名

公諱環字伯循別號復菴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登嘉靖甲辰
進士初授廣平令越明年改任沙邑夫沙河路當衝安邑小事
劇並無驛遞而賓客絡繹往來應費殊多民苦難支久矣公下
車輒慨然以興利除害安養斯民為已任既而令行禁止政教

單敷百廢且舉民困以蘇凡風聲所及之處無間遐邇罔不畏
威懷德其明敏寬弘清白儉約彰彰在人耳目居二載丁外艱
去德政在人思慕莫已生員張大綸等倡率鄉民建生祠三楹
立石於前以垂不朽僉丐言於余余惟公未至也人望之公既
去也人思之望之者仰其名思之者懷其德固以見公深仁厚
澤愈久而不可忘抑亦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滅焉者請
按行實矢諸詞而贊之於左贊曰振振任公道高德隆惠我邦
人淡洽淵衷昔崇學校談經論道成人有德小子有述望曰明
倫既闢且新殿廡齋號罔事因循名宦鄉賢創建惟駢春秋享
祀奠情恬然墟原荒草俾植桑棗桑棗既成生民之寶道阻且
長樹柳維行柳蔭蒼森百世甘棠折獄惟明刑惟平蒙強屈
跡巧佞輸情間或鼠竊爲民之孽禁而治之潛消陰滅賦役續
紛量富與平重輕有差勞逸適均公私瑣運約期出納不害乎
民不廢乎法時有逃亡潛焉而傷還定安集鴻雁來翔邑甚衝
矣坐乘至止非禮之恭深以爲恥公坐肅然吏胥凜然非有命
令曷敢妄言訴訟自拘供用證押城市鄉村寂然無譁衣焉而
惡食焉而薄如韓璫益如趙琴鶴他邑有誦欲質成之一經判
斷曲直咸宜邪神惑衆建祠崇奉公力毀之挽回愚悖當道旌
褒反復謙勞一舉之外不動秋毫鷄鳴而起漏分乃已莅政親
民悉中條理白晝有廉黑夜無人飲吳之水不易其心如茲良

吏民之攸墜方需商霖訃音聿至一聞訃音絕食痛心故行之
日圖籍衣衾士民旁午遠將西土義莫可止如失慈母慈母雖
行波濶難名乃建生祠仰答靈爽祠前立石庸頌功德于斯萬
年為令之式

明知縣毛公去思碑

缺名

吾邑當朝會通衢其為路也甚衝且岡陵沙礫半於郊野其為
地也甚瘠夫路衝則事繁地瘠則財匱民之愁苦呻吟已非一
朝一夕之故所藉以保息而安全之者惟良有司是望顧得之
非易易也嘉靖庚戌我侯來令茲邑甫下車輒詢及父老悉聞
其所以艱難困苦之實遂惻然太息曰民何不幸而生於茲之
平苟吾無以為之所則上負國家設官之意下負斯民仰望之
切矣由是勤恤民隱起弊興衰凡可以安養元元者靡不兼舉
癸丑甲寅歲大饑侯出倉廩設餼粥歉後復多疫疾更捐俸施
藥以安獲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沙地卑下西山諸水泛濫則築
沒田廬侯築防捍禦及疏濬留村等河城廓弗固則創建長春
肅清兩關樓臺公私不吝他如栽柳折乾以蘇支應添設排皂
以資送迎又獲魏忠等假印三顆擒賈實等強寇數夥清牧地
而馬戶沾恩徧植木而農桑勸作新學校則立會較課而譽髦
倍增婚娶或乏必為之助以至倉庾橋梁壇場祠廟百廢具興
而絲財不斂是以吏畏民懷災禦患捍祈謂教履淳固於是乎

成吾邑實永賴之越乙卯晉秩京縣尹將行邑之士庶無問老少咸垂泣失聲曰何一旦失我真父母耶既去而思慕之不置政胡忱等立祠祀之欲勒石以識永久巧言於予予惟前之令我邑者多矣而立祠建石惟棠陵方侯復菴任侯逮侯凡三見至獲增秩遷擢者惟侯一人藉非保息安全之實有以乎上下何以能致此而乃我侯得之不誠難矣哉抑余聞侯先世多顯達如冬官卿倫都給諫以皆為名臣侯承其世澤不忝前人此固循良之本歟公諱國賓子正之別號我山領茂子鄉薦浙之鄞縣人

國朝邑令李侯德政碑

國朝 缺 名

大抵為治之道以安上全下為務而議安全在謀生聚謀生取在于疾苦亘古以來未之能易也沙之為河也溯流無源非可灌漑勞則一眺汪洋旱則砂礫滿目堪田者十之二不毛者十之七即年書屢豐俗猶稱瘠矧汎濫迭乘畝壤者千餘頃上猶按原編以責賦這呼所迫鬻妻易子正供不充遂為借支借支不已更為預徵弊孔滋出民何以堪鎮當事者卒以實徵難破為辭夫實徵誠難破也第剝肉醫瘡一旦掉背徵將誰應乎幸我李侯筮仕茲土搜各曹滯牒於戶得前任劉侯士璋報水冲地冊並艾侯馥復申辭集父老詢之父老畫河流狀言泛濫災民累賦稅或逋或亡勢且盡流涕以請公遂毅然引為已任恪

造詳冊以申兩院院以事關民生委道囑府履畝踏驗查確水
冲地一千一百三十二頃一十四畝為之疏以入告

天子咨部覆司農乃分有主水冲地九十五頃六畝七分三釐
無主水衝地一千三十七頃七畝二分七釐奏復於是有主水

冲地獨順治六年以前未完錢糧七年仍照例起徵無主水衝
地錢糧盡行蠲除開去戶部夏稅秋糧馬草銀二千七百九十

六兩一錢九分七釐禮部牲口銀四十八兩六錢七分七釐兵
部柴直銀一百五兩二錢四分一釐工部四萬銀二百一十八

兩六錢七釐馬政馬價銀一千二百五十九兩七錢六分七釐
共開除銀四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八分四釐五毫永久遵行

詔下之日百姓呼號道相謂疾苦去而生聚可期生聚保而
安全以致於以免追呼絕槩孔坐享太平無窮皆出吾侯之賜

矣且侯前此業嘗修學校建關廟清現年驛里諸大費豐功信
績穎弗勝書大德在人不可磨滅爰乃銘之於石使億萬世頌

公德於不衰云公諱興元字若始清武人
裁革見年官承驛遞兩馬碑記
馮源

凡縣邑之有禱項使費猶居室者於日用衣食外有人事往來
費用也須區處樽節庶不至捉衿肘見若沙邑之為民病者見

年為最驛馬次之里馬又次之予承乏茲土甫受事即詢父老
疾苦咸極口言見年一節一着其役率至坑家甚而有以身命

相殉者驛馬里馬亦所費無紀嗟乎數里凋疲當茲衝要正供
之外襍費不已民將何以爲命然而有必不可省之費民亦知
之爲民牧者不得已而求之民民亦知之是莫若不坐見耳句疑
有脫按地具差可無偏苦獨累之害也而驛里二馬設法官承
民或少甦前蒙憲文革禁而旋罷旋復予力除之鐫之石以垂
永遠後之君子蒞茲土者諒有同心也是爲記

告天樓記

談九乾

沙河古温州地通臨道旁一城若斗茅舍百家而外半屬榛蕪
官衙居其中方廣故許訟庭之後即爲署門空隘殊甚屋計三
進邑中人因前堂而次之遂有二三四堂之稱其名不與然亦

從俗云爾四堂舊制低椽土垣窓開濶隙中如竇昏黑墜垢
穢毒蝎之屬時出時沒予顧之愀然爲議改葺堪輿家言前高
後卑非體且不利爰易爲樓與麗譙相望凡一木一石俱捐已
橐梓人畫人俱給口米其挑運營築等工令在官之役輸助仍
按名授食量能分賞以故歡呼踴躍効力者衆不兩月而樓已
成因念不日成之之言昔人良不誣也樓後古槐一株盤礴滿
院樓前則蒼藤扶疎結而成棚蔓繞於東西兩楹葱菁可喜其
欣欣向榮之狀草木似亦有知者然則斯舉也予豈好事哉若
夫告天之義何居蓋嘗聞之師矣安陽許酉山先生令海昌時
建樓署中顏曰告天檢一日所行之事舉以默告又撰祝詞取

宋儒邵子之意而大之誠有確見夫燕閒宴處之所乃敬天治人之原不第效趙清獻已也詩不云乎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邑宰雖微而君命在上民命在下督郵大吏矧而於之胥徒小役環而伺之以渺茲一身而感百憂勞萬事則寢興夙夜之間焉可忽乎哉予故亦以告天類是樓焉敘其建樓之故與受訓告大之由勒而記之自勗也繼起者其有感於斯文

重修梅花亭記

孔尚基

昔人謂宋廣平忠肝義胆鐵骨石腸而梅花一賦艷麗如許豈獨以文詞云爾乎如僅以文詞而已則高唐洛神上林子虛楚屈子如爲有道君子不亟稱而樂道之何哉然則梅花賦非重其文重其人也非貴其詞貴其品也蓋其折二張之角而絕並萌直元忠之枉而激義氣孤立群邪之闇孰往不回犯天后之顏行而起其敬憚則不待襄開元之盛治而已知爲有唐第一流人品矣至其艷而不靡麗而不佻生乎之變真相業皆可以擗管時決之沙河有宋廣平墓其傍舊有梅花亭歲久圯敗無遺址余猥蒞茲土捐俸新之落成聊誌數言匪以表一時詞賦之宗亦以作千古忠直之倡爾

永革沙河縣社書碑

杜濂

沙於順屬爲瘠邑地曠而民貧其禮未易驟與其弊則斷不可不先務絕乾隆十九年春會奉命來守是邦甫下車有禁治

民呂炯等具呈以重復社書請社書者專司地畝推收及造派
徵糧紅簿者也案查沙邑舊有十六社社各設一社書而奸狡
之徒輒借之以逞其饕餮其害遂有不可勝言者蓋各社之相
去遠或百餘里近亦不下數十里民間置產開收過戶一地必
經三社之手既適此社旋赴彼社復之總算其往返周折風雨
跋涉不待言而社書離縣遠長吏耳目難周遂乃恣意作奸弊
實叢出或乘百姓遠來留難需索或任己意飛灑減少增多或
不開印稅竟自收除或切正契買轉行措勒甚且私偷過割甚
且詭騙包完甚且有紳衿把持而捏名朋兒甚且有目不識丁
而竟入暗替營私黨惡無事生風擅擅流毒莫可究詰蓋民之
受困也久矣前令劉某蘇得其實爰照南和唐山諸邑例出示
裁革歸附六房承辦會以調任去未及詳禁厥後孫令某雖經
詳憲未曾勒石因循至今此若輩貪心不息呈請所由來也當
即嚴加批飭不准克復乃呂炯等又捏名越控奉府飭查到縣
竊念上憲無不仰體 朝廷愛養元元之心孜孜以興利去害
為念則夫一邑之疾苦司牧者固當日夜切心者也余既忝蒞
茲土豈有坐視斯民困於數十年之積患不掃除之轉為之揚
其波而燃其灰乎爰乃脩具顛末痛陳流弊請勒貞珉永行禁
革憲衷洞悉輿情遂不棄對非俯允所請今而後民乃得邀憲
德而永免於跋涉之艱與一切抑勒腹削之苦脫乎螻而各安

衽席矣乎然則余之來此雖於一方之利未能遽興而歷年積弊盡剗根株無厭貪心頓消觀觀不可謂非瘠邑中一大快事也抑余更有望者革社蠲房於民固稱便矣然漸必謹於所始隙尤杜其未開自茲以往經營諸曹吏務其共相惕勵守法奉公鑒前車而風清弊絕庶克上承憲德而下亦不孤余意也夫

三槐樓記

杜灝

是樓即前令談君之所謂告天樓也曷為曷以今名紀實之紀實奈何樓後本有古槐一株其蔭甚磅礴前之居此者既已薪之余因別購三株以植其地猶懼復有效前此之所為于異日者故即以勝其樓欲令後之人觀此而懼然有惕於中也則今也因樹以名其樓繼也因名而有其樹皆將於是乎在故曰紀實云爾或曰子之兢兢於此一樹也所志亦已細甚曷若告天命意之遠且大哉余則謂否否蓋署中舍宇僅止十數椽而此樓寔為內寢之室古之君子雖閨門肅然衾影不愧無難對天地而質鬼神然而齋必列宮公私內外之大閑不容溷借今以閨房燕寢之間即為對越告虔之所似亦非其處矣况明日之天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則當宮者夙夜靖恭其亦何時可憚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鑿觀匪遠呼吸輒通而謂必待檢行事撰祝詞沾沾以默告母乃轉拘而弗廣矣乎若乃三槐之名取義雖小然使蒞乎此者誠能沛重膏溥大澤俾通邑四境百數十里

之內涵濡沐浴浹髓淪肌維此編氓將有因菱憩而愛其樹從而封植之者行與蔽芾之甘棠同一詠歌弗替焉余固非其人而繼起之君子寧必無與於此者哉至居是室而不忍剪傷其樹殆又其未已或乃避席而作曰由子之言釋子之意非直寔而不浮其遠且大更有逾於前人者某聞命矣遂揖而退因接一時往復之語以泐於樓之左隅

盧忠烈公祠記

杜顥

邑故有公祠在城南十里舖順治中前令馮君源曾為之記余來是邦訪求其遺址而不可復得蓋十里舖即所謂小黃輿也其地白沙彌望壘積成邱曩之所建若雙星閣王母殿之屬皆已移于別地而公祠則湮廢久矣嘗讀鄭淵所撰筆乘述公守順唐大三郡生之日家設一壇瞻禮死合謀除地為祠賦詩奉祀嗚呼公之宜祀于茲土也審矣况吾沙則視他邑更不容後何則自闖賊由山西流入畿輔公兵備大名親提卒旅拒順始擊之于小西天復禦之于册井皆破之閔三年賊又由邢入沙公再邀擊于青龍崗既走武安又追破之摩天類斬其魁殲其黨收還男婦二萬餘賊乃胆落遠遁相戒不敢犯三郡之民乃得數歲安堵今册井之為縣屬地不必言小西天及青龍崗雖隸邢臺而實密邇沙邑至武安則亦與邑西南壤相接是公之先後用兵往來馳逐大抵于沙境為多蓋沙河當南北之衝又

逼隣晉豫二省界無公捍禦則沙之被毒尤烈得公驅擊則沙
之受庇獨先固非三郡之諸邑比也且當日賊勢猖獗蹂躪中
原直如入無人之境號能殺賊者最著無過數人總督如洪承
疇孫傳庭總兵如左良玉周遇吉類皆為賊所畏懼然終未有
如公之甚者故公在北則賊竄而南公移南則賊又引而北望
風逃避惟恐後時脫令公而不死盜賊固不足平也嘗謂明祚
之亡亡于流寇公不死明之宗社或可不至于亡公之死死于
權倖使嗣昌啟潛不阻撓則公必不至于死無如天降喪亂盡
賊內訌哲人云亡邦國殄瘁益亦大命有屬故假羣盜以驅除
其難復孳生奸慝以挫折扶危定傾之人此固天實為之又豈
公之所能旋轉也哉而要其大有造于茲土者不可滅沒余固
公之鄉人也少小時輒熟公名比長讀史傳及諸家紀述益慨
然為之想慕今者待罪于沙遠為公掃盪賊氛之地則紀其戰
功脩其廟祀非余之責而誰責歟顧前祠既廢爰乃捐俸若干
購北關準提庵東南隅之閒屋三楹以周垣另闢戶牖敬妥
時其繕完勿任頹圮之遺址杳不復
之
子不無厚望焉是為記

沙河縣學重建名宦鄉賢祠記

張泰開

祀典之制所以崇德報功也其功德大者其崇報也遠官斯土
者衣冠輿頌遺愛在民故得廟食百世而鄉先生以文章道誼

矜式一方薰其德而善良者眾故沒而以祭于社此名宦鄉賢
分列學宮之側春秋匪懈享祀不忒所由來也沙河為畿南審
邑地當孔道皇華輜使之所絡繹輪蹄商賈之所輻輳非賢令
尹無以從容肆應撫字而化道之杜君以名孝廉謁選是邦下
車之初博諮利弊物情民隱之所在時勤體察軫恤尤以風化
為兢兢嘗請祀唐宋遺賢以暨顯旌當代節烈者不一而足諸
所厝注與俗吏之為大異又念邑之名宦鄉賢二祠傾廢已久
立主亦多散失當祀事之會禮不克施君慨焉傷之乃捐廉俸
為倡謀之紳士皆踴躍樂輸徵立就功經始于丙子之秋迨丁
丑二月落成之日遂舉祀事並核稽前已入祠而尋廢者今當

入祠而有待者本與沙無涉而實為以入者釐之正之無遺無
濫嘗讀大易萃渙二卦皆取假廟為義先儒謂渙憂民之散立
廟以收蕩析之心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歸向之心是人心之
統攝莫要于廟祀之制矣沙邑學宮二祠之缺如者已閱數十
載每屆春秋祭日即址為壇設帷從事苟簡褻越幾委隆禮于
草莽謂所謂如臨如質者其尚有存焉否也今者于人亡世遠
墟墓草蔓之餘肇造而鼎新之一時觀禮廟中者乃始憬然于
邦大夫之賢與邑中諸先正之傑出于朝為柱石于民為父母
于鄉為祭酒于國為列爵焉斯則名世沒則明神者不在
斯乎不在斯乎寧不慨而自歎蕩析之期而自肅蕩析之心于是

乎翕然一聚焉雖然聚之矣或時過而輒忘不足使人反覆流
連觀慕而蹶起雖聚亦與散焉等耳不知報功即所以勸功崇
德自可以迪德夫人情無以感之則不興者習俗之相固也有
以勸之則自奮者秉彝之不一也自今以往肅俎豆于常馨緬
風徽之不違繼在位者奉前烈為南車鄉後起者式先型為正
鵠是則是倣亦步亦趨吏治隆而風俗茂皆將胚胎乎是則茲
祠建而所以堅後來歸向之心者豈寧有既哉所謂統攝之道
至是而茂以加矣君名灝為余同里其嗣君玉林官京師與
余鄉寓近時相過從且以余嘗督學畿甸主持風教與有責焉
因具述其顛末屬記于余余惟杜君此舉所關良非渺小爰由
大易萃渙假廟之義而為之記如此至督理襄事者教諭謝公
涵訓導朱霽邑諸生尚天爵苑振宗也例得並書其餘輸助諸
姓氏則備錄于碑陰

書治神廟記後

附

顧棟高

余門人杜子顯宰沙河重修邑乘郵寄所輯請正余披閱及藝
文志中有治神廟記一篇係宋時人製下書缺名其文特背謬
因茲止論以復於杜子俾附于後夫不加賦而天下用饒乃桑
羊以此欺漢武帝後來安石祖之而均輸市易遂肇無窮之
禍則此篇疑安石之徒惇卞小人所作以此迎合時相後人以
其人穢遂書缺名用以欺世耳篇中所說宋費用十倍於古邦

沙河縣志卷之六
國所需不可得而緩其為安石議論無疑又云坑冶之利自昔
有之綦村即其所案開礦自昔有厲禁明萬歷中有礦使稅使
礦即坑冶也惟福建常有之然礦徒往往致亂明鄧茂七由此
起數年然後撲滅此蓋側媚小人不顧邦國利害逢迎主欲召
亂興禍此豈可訓哉余惡夫為此記者謂神不秘天地之藏陰
相其利不加租而用足托于裕國利民之說以此黷亂天下故
不可以不辨

先生此書來因各卷刊刻工
已竣故即附列于此願謹識

